



年他做了一本戀愛喜劇，對於戀愛婚姻問題，
 略具懇切的發揮了一頓，痛詆當時挪威社會
 婚姻上腐敗的手續和繁瑣的節目。裏頭或
 者有些過火的地方，不過要曉得易卜生是借
 此發洩憂鬱的一肚子的牢騷。但是從此以
 後易卜生即得了個「不道德著作家」的頭銜。
 那時候他已經結婚了好幾年，最有趣的是
 他夫人的繼母年紀祇比他大得九歲，同他感
 情極密，替他翻譯法文劇本，幫助他的地方很
 多。他夫人這位繼母不但學問好，六品
 也溫順幽婉，易卜生受了這種薰陶，平來

易卜生集 傳

的生理氣質也變化了許多。

他自從添了家累，生活更一天難捱一天，
 因為他太會得罪人，國會也不肯給他「詩人
 年金」。到了一八六四年他竟搬到意大利去
 了。意大利本是個風景和美術有名的地方，
 易卜生又是個從小就喜美術的人，到了那裏
 不清說得有一種說不出的領會，說不出的樂
 趣。過了些時候他做了兩種劇本，一種叫
Brand（一八六五）一種叫 *Peer Gynt*（一八
 六七）中間痛罵當時挪威人宗教道德上的
 弱點，說挪威人怎樣自私自利，怎樣意志薄弱，
 怎樣委靡頹喪，就藝術方面說，這兩種著作

三

也可以算得易卜生的第一流罷。
從此不但易卜生自己的聲望大了許多，而且同時把挪威文學的地位也提到世界文學範圍裏去了。

易卜生從前的東西都是韻文，一八六九年才用散文做了本少年黨，描寫當時挪威的政治情形。一八七三年他又做了一本歷史劇 *Emperor and Galilean*，其中很含些理想和神祕主義，但是他以後的著作卻幾乎全是寫實主義，除了晚年有幾種東西又帶些神祕、理想的色彩。

一八六四年德國用兵力來奪丹麥西南

的 *Schleswig* 和 *Holstein* 兩個地方，丹麥敵不過他，祇得由他奪去。隔了五六年，德國又同法國開仗，法國打了個一敗塗地。這些事情在易卜生腦子裏很發生了些影響。在一封寫給他朋友的信裏（一八七〇）易卜生說道：

「法國已經破裂了；等到德國照樣一破裂，我們就到了一個新紀元了。……現在所賴著養命的東西不過是前世紀的革命思想所剩下來的一些渣屑，唯餘罷了。所有裏頭含著的滋養料早已被人家吸盡。現在所說的自由，平等，博愛不是

從前法國革命時代那些東西了，必須要重新裝些新意思進去纔是。……什麼

政治革命，以及種種祇改外表，祇換招牌的改革一概都是不相干的東西。祇有

人類精神上的革命是最要緊的東西。

易卜生覺得什麼民主政治，什麼服從多

數的政治都是胡鬧，要想改造社會祇有充分發展個人人才性的一個法子。從此他把韻文丟開，專用白話文來討論社會問題，因為他覺得韻文本身固然很美，然而拿來描寫刻畫人生卻嫌不切實。易卜生打定主意要替這滿身是病的社會診病開脈案，所以不能不用一

種明顯真確的白話文做工具，不然，病情說不透的。可是我們要記著，易卜生是個只開脈案，不開藥方的醫生。他把病情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他的責任就算完了；至於怎樣用藥，那是別人的事他不來顧問。這是易卜生和托爾斯泰大不相同的地方。

他的第一張脈案就是社會棟樑（一八七七）這張脈案裏開的是社會上假仁假義，自私自利的病症。戲裏的主人翁做了壞事，推在別人身上不算，還要陷害別人滅口。這樣卑鄙狠毒的人面子上做得十分仁義道德，大家有的被他瞞過，有的就是知道也不敢惹。

他，反去歌功頌德，送他一個『社會棟樑』的徽號！猶之賣國攢了幾百萬家私的人，拿出幾個小錢來做點慈善事業，大家就恭維他是大善士！括地皮發財的主兒，有時候高興捐一小部分造孽錢給一個什麼學校，大家就稱贊他熱心教育！社會上一般人眼光是短的，膽子是小的，不是盲從，就是附勢，那裏辯得出什麼是非好歹！

易卜生著作裏頭最有名的就是一八七九年出版的娜拉。娜拉這戲也是描寫社會上的虛偽病，不過偏重在家庭和婚姻方面。娜拉劇的第三幕後半段可以抵得一篇婦女

人格的獨立宣言書。中間郝爾茂夫婦的一問一答很可以代表普天下男子的自私自利性，不把女子的人格看得和自己的一樣重：

郝爾茂 男子就是爲他心愛的人也沒有肯犧牲自己的名譽的；

娜拉 幾千萬的女子卻都這樣做過
了！

娜拉因爲他從前冒了危險去救他丈夫的性命，後來到了緊急關頭，他丈夫非但絲毫不肯替他擔干係，并且還責備他替他惹禍，立刻恍然大悟，覺得別人一向不曾把他當『人』看待，祇把他當了一種取樂的玩物；於是決意

離開那種玩物家庭，去做一個獨立的『人』。

娜拉這本戲不但思想高超，情境逼真，并且寫生，結構都好，把向來小說劇本的大團圓主義完全打破。

易卜生是一向把遺傳問題看得很重的。

他要證明父母的行為關係他們的子女怎樣的重大密切，社會上虛偽的毛病在小孩子身上能够發生什麼惡影響，所以做了一本羣鬼（二八八二）：羣鬼裏的阿爾文夫人因為沒有膽魄，要顧面子，聽了一個牧師的話忍痛回去敷衍他那荒淫無度的丈夫。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因為胎裏就受了他父親花柳病的遺

毒，犯了腦腐症，變成瘋子，好好的一個聰明少年就此這樣白白的葬送掉！假使阿爾文夫人有膽量，肯不顧假面子，能够像娜拉後來一樣，豈不就可以免掉這筆冤枉帳的慘劇？可見得世間那些舊習慣，舊思想，假道德，假面子的害處實在了不得！大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祇是不敢冒著旁人的笑罵，從自己身上做起。

自從娜拉，羣鬼出來以後，大家把易卜生不遺餘力的攻擊，把他當作一種害人的洪水猛獸看待。其實易卜生並不是喜歡說社會的壞話，祇爲了社會明明有許多毛病，如果一

味諱疾忘醫的不說，毛病一定愈來愈深，到了不可救藥爲止。易卜生以爲社會是許多個人組織成的，社會有什麼罪惡，每人至少要擔一部分的干係，所以無論是誰都不容袖手旁觀裝沒事人兒，應該盡力把毛病搜尋發布出來，大家一齊想法子來醫治。

易卜生抱著一片改良社會的婆心，大家不識好歹，反把他亂罵，他生了氣，於是就做了國民公敵（一八八二）：戲裏的主人翁司鐸，門醫生發見了本地浴場的水裏有傳染病菌，想要去改良他。不料浴場董事會和一班股東們因爲改造浴場要耗損資本，所以拚死反

對司鐸醫生，地方上又都是些沒有眼睛，祇會盲從附和的人，於是司鐸醫生竟被市民大會宣告爲「國民公敵」。像司鐸醫生這等熱心人，社會把他當作仇敵；假仁假義的偽君子，社會恭維他是棟樑；尋常所說的「民意」「輿論」這一類的東西究竟靠得住嗎？所以易卜生氣極了，說道：『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他又說：『世間最強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都見國民公敵第五幕。）

易卜生生平最恨一竿抱定了一套舊見解，死也不肯放新思想進門的人。因爲那些舊思想的本身儘管可以很好，但是因爲時代

的關係已經漸漸的不適用，再去死命的抱著不放手，豈不是胡鬧嗎？易卜生的主張是：『社會如果不按期改造，就要死的。』

一八八四年他做了一本戲叫做雁。雁同國民公敵恰是相反。國民公敵寫一個孤立獨行的人，雁寫一個被社會同化的人。可見得抗拒環境，保持個性，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易卜生從前常說挪威是個野蠻國家，那些人民祇是一羣貓狗。但是他在外國住了二十多年，名望一天大似一天，挪威人漸漸的知道尊敬他，所以易卜生也就回心轉意了許

多，在一八八五年特地回來看本國的情形。但是那時候挪威正鬧著許多政治問題，挪威的學生聯合會又舉行提燈會慶祝易卜生，打算把他捲進政治旋渦裏去。易卜生不勝其擾，於是又一溜煙到德國去了。

易卜生的發展個性的主張在他一八八八年做的海上夫人劇本裏說得很明顯。他說：個性若能自由發展，結果是快樂康健的生活；個性若被阻遏摧折，結果是煩惱萎靡的生活。

一八九〇年海姐傳出版。易卜生說他在這個劇本裏並不想討論什麼『問題』祇要

描寫人生——情感，命運，處境，等等的東西。

易卜生相信環境的勢力是極大的。

到了大匠出版（一八九二）易卜生的造

詣差不多已經到了極點；以後所做的小愛友夫（一八九四）博克曼（一八九六）我們死人再生時（一九〇〇）雖然都是很好的東西，也就不外發揮以前所說過的那些主義了。

易卜生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一八九八）

已經回了挪威，各處送禮和拜壽的人不曉得有多少。他又跑到丹麥，瑞典去了一趟，到處受大家的歡迎。比起他五十歲以前那種潦倒落拓，遭人白眼的光景真是天懸地隔了！

十

易卜生連著病了好幾年，到了一九〇六年，這位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竟自長逝了。國會許他國葬；國王公使都去送殯。

易卜生的著作很有許多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因為他每寫一個劇本，在不曾動手之前，先把裏頭的腳色的性格，脾氣，舉動，歷史，想了個周密詳盡，然後像記載事實似的寫下去。所以每種劇本後面都包藏著一大段的歷史；中間的人物事實，雖是虛造的空中樓閣，然而易卜生卻把他當作真的一樣看待，無論小節細目，一舉一動，好像都是根據千真萬確的事實一樣。看書的人，不要說粗心浮氣固然是。

不容易領會，就是悉心靜氣的去細看，有時候也未必都能得到作者的真意。

易卜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在著作裏表現人生的時候決不肯放鬆一點，絕少寬恕，容忍，偏私，或是感情用事的地方。

十年，五四紀念日，譯者。

易卜生集第一冊

娜拉

劇中人物

郝爾茂(姓)滔佛(名)

娜拉(郝爾茂之妻)

南陔醫生

林敦夫人(名姬婷)

柯樂克(姓)猊兒(名)

阿納(乳母)

女僕愛蘭

挑夫一

易卜生集 第一冊 娜拉

第一幕

(佈景)一間房子，佈置得舒暢，是郝爾茂的書室。不奢華，後面右邊有一扇窗，左邊有一個通郝爾茂書室的門，兩個門中間有一架鋼琴，左壁中間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是一扇窗，靠窗有一張圓桌子，幾只扶手交椅和一只小沙發，差不多靠近後面的右壁上又有一個門，再往前來壁上靠著一個瓷火爐，火爐前面有一對扶手交椅和一張搖椅，側門和火爐中間放著一只小桌子，壁上掛著許多雕刻品。

一只架子上安放著瓷器和些小古玩
頑意兒。一只小書架放著裝訂美麗
的書籍。房裏鋪著地毯。爐子裏生
著火。正是冬天。

外廳裏有鈴響。立刻就聽見外面
的門開了。娜拉很高興的嘴裏哼著
走了進來。他穿著出門的衣服，把手
裏拿的幾包東西放在右邊桌上。他
把通外廳的門敞著，看見外面站著一
個挑夫，把手裏拿的一棵聖誕樹和一
只籃子遞給開門的女僕。

哪

愛蘭，好好的把那樹藏起來。不到今天

晚上點起來的時候千萬不要讓那些小孩
子們看見。（把錢包拿出來，對著挑夫道）
多少？

挑夫 五十個渥兒。（渥兒，挪威錢幣名，約英
六便士。）

哪 這是一個克郎，不要找了。（一克郎合百
渥兒。）

（挑夫謝著去了。娜拉把門關好。他一
面卸裝，一面還兀自很快樂的笑著。從衣
袋裏拿出一袋糖食來吃了一兩塊。然後
顛著腳走到他丈夫房門口去聽。）

哪 不錯，他在家呢。（嘴裏又哼著，走到右

邊桌旁去。）

郝（在房裏）：那是不是我的小雀兒在那裏叫？

娜（忙著解他的包裹）：是的。

郝：是不是那小松鼠兒在那裏跳？

娜：是的。

郝：小松鼠兒什麼時候回來的？

娜：剛回來。（把一袋糖食藏在衣袋裏，抹抹他自己的嘴。）

滔滔：你來聽我買些什

麼東西。

郝：不要來攪我。（隔了一會兒，他開了門，朝裏望著，筆還在手裏。）

你是不是說又

買了東西了？什麼？那些都是嗎？

我那沒出息的孩子又糟蹋錢了嗎？

娜：滔滔，你說什麼話，我們現在花錢可以稍微手鬆一點了。這是第一個不用為錢著急的聖誕節。

郝：我們沒有力量把錢浪費。

娜：滔滔，現在我們不妨浪費一點——只消真正一點兒！你不久就要賺整堆的銀子了。

郝：不錯，從明年正月初一起，但是還有整整的三個月才到發薪水的日子呢。

娜：那怕什麼我們可以先借的。

娜拉！(走近娜拉身旁，頑笑著提著他的

耳朵說道：) 依然是個不懂事的孩子

！假使今天我借了一千個克郎來，這一

星期裏頭你一口氣把他揮霍乾淨，等到年

三十那天屋上忽然掉下一塊瓦來把我砸

死——

娜 (用手按住他丈夫的嘴：) 胡說！爲

什麼你要說得這樣怕人？

娜 但是假使有這種事情發生，該當怎樣呢？

娜 假使有這樣怕人的事發生，那麼我欠債

和不欠債實在沒有分別。

娜 但是那些債主怎樣呢？

娜 那些人！誰管他們？他們是不相

干的生人。

娜拉，娜拉！你真是個小孩子！和

你正經說，我平日在這些地方的主張你是

知道的，不欠債！不借錢！只要一

靠欠債借錢過日子，家庭生活就不自由，不

美麗了。我們夫妻抱定這兩句話做到現

在，不要到臨末了的時候反去讓步。

娜 (走到火爐旁邊去：) 很好——隨你的

便罷。

娜 (跟着他妻子：) 來來，我的小鸟兒不要

那樣垂頭喪氣的，什麼？小松鼠兒生，

氣了嗎？（把錢包拿出來。）娜拉，你猜

我這裏有什麼？

娜（很快的轉過身來。）錢！

郝（拿去！（給他一卷鈔票。）我豈不知

道聖誕節各種東西都用得著嗎？

娜（數鈔票。）十，二十，三十，四十。啊，滔佛，

謝謝你，謝謝你！這很可以支持些日子

了。

郝（但願如此。）

娜（真夠好些日子的。）你走過來，讓我把我

所買的東西都給你看看。而且這樣便宜

！你看，這是伊娃的一套新衣服和一把

小劍。這是給卜實的一只小馬和一個喇

叭。這一個小泥人和搖籃是給愛妹的。

都是些平常的玩意兒，不過給他去拆壞，這

些東西已經不壞了。另外有些衣料和手

帕是給用人的。其實我應該買些再好一

點的東西送給老媽媽阿納。

郝（那個包裹是些什麼東西？）

娜（大聲喊道。）滔佛，不要動，不到今天晚

上不讓你看那個包裹的東西！

郝（啊！啊！沒有出息的孩子，你可曾想

到替自己買些什麼東西沒有？）

娜（替我自己！）哦我自己不要什麼。

郝 胡說！告訴我你正經要些什麼。

娜 我當真不知道要什麼！再不然，滔佛，

你聽了——

郝 什麼？

娜 （玩弄郝的衣鈕，不看他丈夫的臉。）如

果你真心想給我點東西——你不妨——

郝 什麼？快說出來！

娜 （忙道。）你不妨給我些錢，只消給我

你用不著的數日就夠了，我可以留著以

後買東西。

郝 但是，娜拉——

娜 好滔佛，不要多說，給我錢就是了！我，

要把他用好看的金紙包了掛在聖誕樹上。
你看豈不有趣嗎？

郝 那些會花錢的小鳥叫做什麼名字？

娜 我知道，叫做敗子。滔佛，但是你照著我

說的辦就是，有了錢，我才能細細的去想

我頂急用的是什麼，這話說得不對嗎？

郝 （微微笑著。）話是不錯，假如你真把我

給你的錢花在你自己身上，但是那些錢

你依舊都要花在家用裏邊的，那浪費在各

種無用的物件上，到後來仍舊是我晦氣再

拿出錢來。

娜 但是，滔佛——

郝 娜拉，你能賴嗎？（抱著他的妻子。）

這真是一只可愛的小鳥，但是很能花錢。

沒有人相信一個男人養你這樣一只小鳥
要費多少錢。

娜 好不害羞！你怎麼說得出這種話來

？我平日總是盡著力能節省多少就節省多少。

郝 （大笑。）一點不錯——能節省多少就

節省多少——但是實際上等於沒有。

娜 （嘴裏哼著，臉上笑著，心裏暗暗快活。）

哼！——彷彿你那裏曉得我們小雀兒，松鼠

兒的用途。

郝 你真是個小怪東西！——活像你父親！

一天到晚，掙著眼等可以弄錢的機會，但是錢一到手，就從指頭縫裏漏出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到那裏去的。你既然生就這個樣子，也是沒法的事情。這是遺傳下來的脾氣，那種脾氣本要遺傳的。

娜 我但願承受了我爸爸許多的性質脾氣，

郝 我卻不願意別的，祇要你恰照現在這樣

子——我親親的，可愛的小鳥。但是——

我覺得你今天這樣——這樣——叫我說什麼好呢？——這樣神色可疑——

娜 真的嗎？

郝 真的，擡起頭來看我。

娜 （擡頭看著他丈夫。）怎麼樣？

郝 （用手指頭嚇他妻子。）今天這喜歡吃

糖的孩子又淘氣過了罷？

娜 不會，你怎麼想到這上頭去！

郝 方纔又到甜食店裏去過了罷？

娜 不會，當真——

郝 也不會喝一點果子汁嗎？

娜 不會，的確不會。

郝 也不會吃過一兩塊糖餅嗎？

娜 酒佛，不會，當真不會！

郝 好，好，我不過是說著頑的。

娜 （走近右邊桌子。）你不以為然的事情

我決不想做。

郝 那是我信得過的，并且你還許過我——

（走近娜。）娜拉寶貝，現在你只管去守祕

密罷，好在一到晚上樹上燈火點起來就都

要發露的。

娜 你記得請南陵醫生嗎？

郝 不會，但是無須請得，他一定會來的。

并且我還要問他今天什麼時候來。我定

下了些頂好的酒。娜拉，你不曉得我怎樣

的盼望今天晚上呢。

娜 我也是這樣，酒佛，那些小孩子更不知